

# 诗歌创新靠“草根”

## [第八讲] 竹林七贤: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(中)

■邹文生

### 作品赏析

#### 夜中不能寐(《咏怀诗》其一)

阮籍

夜中不能寐,起坐弹鸣琴。  
薄帷鉴明月,清风吹我襟。  
孤鸿号外野,翔鸟鸣北林。  
徘徊将何见,忧思独伤心。

《咏怀诗》其一是阮籍的82首咏怀诗作的“总题”。由于作者生活在政治黑暗的魏末晋初时代,所以82首《咏怀诗》大多隐晦曲折,本诗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点。如果用现代诗歌评论的术语来说,《咏怀诗》其一近乎是一首“朦胧诗”。这首诗中,诗人写了“明月”“清风”“孤鸿”“翔鸟”,也写了自己不寐而弹琴,写了自己的“徘徊”“忧思”,但却没有指明或暗示其具体内容。清代学者方东树认为:“此是八十一首发端,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。”(《昭昧詹言》)方东树的见解是很贴近诗作实际情况的。今之读者,如果能透彻地了解阮籍其人,这首诗也并不难理解。“本有济世志”的阮籍,被迫采用逃避现实的“佯狂”手段,其内心的痛苦的确是无法排遣的。所以,只要抓着诗中的“孤”和“独”二字,就不难“曲径通幽”了。

本诗起首二句,诗人阮籍就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孤冷凄清的夜境:“夜中不能寐,起坐弹鸣琴”。“酣饮为常”的诗人在这种生入梦之时,却难以入睡。于是,他披衣起坐,弹起了抒发心曲的琴弦。这只是通过实景(黑夜)来理解本诗的。然而,读者不妨把这“黑夜”看成是“时代之夜”。在此漫长的黑夜里,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,这位“本有济世志”的孤独者,弹唱起了这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章,这不正是《咏怀诗》(其六十一)中所说的“英风截云霓,超世发奇声”

嘛!

本诗的三、四两句,诗人阮籍进一步描写这个不眠之夜。“薄帷鉴明月,清风吹我襟”,对于这两句诗,清人吴淇认为:“‘鉴’字从‘薄’字生出。堂上止有薄帷。堂上帷既薄,则自能漏月光若鉴然。风反因之而透人,吹我襟矣!”(见《六朝诗选定论》)读者如果顺着吴淇的话,就可以从这幅画面的表层意义上进一步来感受诗人的旨趣。诗人阮籍写“月之明”和“风之清”,不正是衬托了自己的高洁不群嘛!诗人写“薄帷”、写“吹我襟”,真的能让人感觉冷意透背啊!这两句,虽然不是屈原那种“登昆仑兮食玉英”的浪漫境界,但是诗人阮籍的那种特立危行、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精神却又是致的。

如果说三、四两句是诗人着重从视觉、感觉的角度来描写,五、六这两句“孤鸿号外野,翔鸟鸣北林”,则不但进一步增加了“孤鸿”和“翔鸟”的意象,而且在画面上增添了“号”和“鸣”的音响。这悲号长鸣的“孤鸿”和“翔鸟”既是诗人的“眼中之物”和“眼前之景”,又同时是诗人自我的象征。“孤鸿”和“翔鸟”孤独地飞翔在漫漫长夜里,唱着一曲哀伤的歌。这里的“北林”一词,化用了《诗经·秦风·晨风》的典故。这从而暗含了诗人阮籍的思念与忧心之意,并且本句中的“北林”与上句的“外野”,共同构成了凄清幽冷之美学境界。

结尾“徘徊将何见,忧思独伤心”两句,诗人的笔触从客体的自然回复到主观的自我,犹如庄周梦为蝴蝶后“蘧(音‘渠’)蘧然而觉”一样,心里有着无限感慨,却又无处诉说。诗人阮籍也许想到要说的话很多很多,比如:“壮士何慷慨,志欲威八荒”(其三十九),却又“终身履薄冰,谁知我心焦”(其三十三),“独坐空堂上,谁可与亲者”(其十七)。诗人阮籍也只能永远得不到慰藉,只能是无限地忧思,孤独地徘徊,

永恒地悲哀!

究竟是什么使诗人阮籍忧愁伤心,夜不能寐呢?诗中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,只是通过这个月下弹琴人坐卧不安的举止,和他所处的孤独凄凉的环境,使读者感觉到这个人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忧愁。“孤鸿”句是比拟,但是,是自比,还是拟人,诗人没有明确地告知读者,全靠读者去体会、去联想。

这首诗之所以这样写,是因为诗人阮籍身处魏晋易代之际,眼看着统治集团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,致使许多仁人志士受到了牵连和杀害,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。诗人虽然感到极度的苦闷、彷徨和不满,但是又不敢明白地表露自己的心迹,只能在诗中采用比兴、寄托和象征的手法。

纵观《夜中不能寐》这首诗,似是“反复零乱,兴寄无端”(沈德潜语),“如晴云出岫,舒卷无定质”(王夫之语),但读者如果能把握了诗人“悲在衷心”之旨趣,就自可理解这首“旷世绝作”的精华!由此可见,钟嵘《诗品》中对阮籍诗评价“言在耳目之内,情寄八荒之表”的话,的确是不易之论!

### 作品赏析

#### 嘉树下成蹊(《咏怀诗》其十三)

阮籍

嘉树下成蹊,东园桃与李。  
秋风吹飞藿,零落从此始。  
繁华有憔悴,堂上生荆杞。  
驱马舍之去,去上西山趾。  
一身不自保,何况恋妻子。  
凝霜被野草,岁暮亦云已。

《嘉树下成蹊》这首诗是阮籍忧生而发的感叹。诗人引用草木春天的繁华、秋天的衰败、冬天的凋零,哲理地说明朝代也会由盛变衰,暗喻了司马氏篡权的黑暗即将来临,表达了诗人对于“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焉”的时代忧愤。

“佳树下成蹊,东园桃与李”,本诗的开篇诗人引用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的谚语,说明像东园繁华鲜艳果实甜美的桃李树,自然会吸引来好多人,反衬了司马氏阴谋篡位的不得人心,暗喻了作者对司马氏政权的不合作态度。

“秋风吹飞藿,零落从此始。繁华有憔悴,堂上生荆杞”,接下来的这四句,以草木春盛秋衰的哲理,嗟叹魏国内部血腥的权力斗争,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黑暗的恐怖危机。

“驱马舍之去,去上西山趾”两句,表明了作者已经看出魏晋易代的危险,所以下决心忍痛割爱去首阳山隐居。综合上文介绍,我们可以看出诗人阮籍本有济世抱负,但是因为政治黑暗,为了洁身自保只好选择避世隐居。这里表现了诗人深刻的理性思考,寓时代的悲剧于个人无奈的怨痛之中。

“一身不自保,何况恋妻子”这两句,是身处“正始时代”的文人学士们的惶恐实写。连自己的生命也保不住、妻子儿子也顾不了的人,还能谈什么抱负与理想呢?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,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悲哀。

最后的两句“凝霜被野草,岁暮亦云已”,表明诗人阮籍由于遭遇的时代是“凝霜被野草”的毁灭性的时代。在这样的惶恐中,诗人阮籍除了避难将一事无成。“岁暮亦云已”,岁月不等人,一年又过去了。这是何种外似平静内心焦躁的怨痛与嗟叹啊!

本诗采用了汉代乐府民歌的比兴手法,隐晦曲折地抒发了诗人阮籍身处乱世的幻灭之感,流露出他弃世远祸的悲愁。这首诗语言通达质朴,寓意含蓄深刻。

